

论“历史先天”^{*}

——读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

张梅 孔明安

【提要】“历史先天”是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中的核心概念。它既涉及到意义的“客观性”、“普遍性”问题，又涉及到意义的历史性问题，同时还涉及到意义的生活世界的基础问题。不仅如此，“历史先天”还与胡塞尔的历史理性问题密切相关。无论是就“历史先天”的在先性、客观普遍性还是历史性而言，它都是建立在人的理性或历史理性的基础之上的，只有从理性的本质结构以及“互主体性”的视角出发，才能真正把握胡塞尔的“历史先天”范畴及其特征。因此，理性或历史理性不仅成为理解胡塞尔《起源》中的源初意义的核心，也是理解和把握“历史先天”概念的关键。

【关键词】历史先天 客观性 历史性 生活世界 历史理性

〔中图分类号〕B1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09)04-0025-07

“胡塞尔哲学研究的深刻动机是在于科学的基础问题”。^①拒斥科学和哲学实践中不负责任的技术主义和客观主义以及被经验主义者对事实的崇拜和因果论者的偏见所蒙蔽的历史主义，为科学、哲学、真理“寻求理性的最终根据和最终确定性是胡塞尔哲学思想的最主要的特征”，^②也是胡塞尔现象学所追求的目标。但是相对于早期对经验主义、客观主义和心理学的反驳和拒斥来说，晚年胡塞尔思考的重心显然转向了历史问题。因而，探究胡塞尔晚年的历史思想及其在现象学体系中的地位，就成了对胡塞尔研究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就此而言，胡塞尔后期的《几何学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无疑是理解胡塞尔历史思想的重要著作，而“历史先天”作为胡塞尔后期现象学的重要概念，它也同时构成了《起源》的核心概念。因此，正确把握“历史先天”概念，对于全面地理解胡塞尔的后期思想，特别是《起源》的意义，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试图从对《起源》的解构入手，通过对胡塞尔的“源初意义”

内涵及其特征的分析，来把握“历史先天”概念的基本规定，进而阐明胡塞尔后期现象学思考中的历史性思想。

一、源初意义的“普遍性”和“客观性”

“历史先天”作为胡塞尔后期现象学的核心概念，其与《起源》中的意义的理解密不可分，只有把握了胡塞尔《起源》中的意义及其特征，才能对“历史先天”范畴给予明确的阐释。

^{*} 本文的写作是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国外马克思主义读书班”的诸位同仁共同研讨的基础上完成的，在此向读书班的全体成员致谢。

^① 伊索·耿宁(Iso Kern):《论胡塞尔的“生活世界”》，倪梁康译，中国现象学网。

^② 倪梁康:《现象学及其效应——胡塞尔与当代德国哲学》，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57页。

在胡塞尔看来,几何学之所以能够产生并传承至今而不至迷失其方向,原因在于几何学是有其“内在意义”的科学。更进一步地讲,这一“内在意义”乃是由于几何学的起源意义的“源初性”(originality)、普遍性、客观性和观念性。也就是说,几何学内在意义的起源是唯一的、观念性的、普遍性的和客观性的。不仅如此,几何学的“源初意义”还是历史性的,也就是说,几何学不仅有自己的起源,它还有自己的传承历史。这一起源及其传承性就构成了胡塞尔有关几何学的起源的历史性。当然,在胡塞尔看来,这一起源及其传承并不遵守传统经验历史事实的连贯性规则,也不遵守观念和非历史性的丰富性规则,但它像其他科学的发展及其历史一样,能为“历史直观”所通达和把握。所以,胡塞尔认为,“这一特有的问题本身只有通过诉诸于作为一切可想像的理解问题之普遍源泉的历史先天(historical a priori)才能得到理解”。^①因为只有在这种不可还原的原本性——“历史先天”中,对科学的历史性的反思和揭示原则上才是可能的。

那么,如何理解胡塞尔这里所说的“历史先天”概念呢?显然,“历史先天”既涉及到对“历史”又涉及到对“先天”的双重理解。具体而言,胡塞尔“历史先天”概念中的“先天”,首先涉及到这一概念所具有的“普遍性”的特性,也即几何学起源中的“源初意义”的先天特性。

首先,胡塞尔的“历史先天”指的是“源初意义”的在先性。所谓先天必定是某种在前的东西,当然,这一“在先”主要是从逻辑在前的角度而言的。也就是说,从时间的历史性角度看,我们对于几何学“源初意义”的追寻只能从流传下来的几何学的结果、几何学的现存形态出发,但从权利(en droit)或逻辑上来说,源初意义的存在必定先于几何学的存在,即现存的几何学是在源初意义的基础之上建立的。而“我们所关注的应该是回溯地追问最源初的意义,几何学正是根据这种意义才在某一天诞生,并且从那以后始终作为数千年的传统而存在……我们追问这样一种意义,正是根据这种意义几何学才第一次出现在历史中——应该出现在历史中,尽管我们对第一批创始者们一无所知,况且我们对此也不进行探讨。”^②这很好地揭示了意义的在先性特征,“……标志着先天规范性的必然性以及对本质进行预先规定的必然性”。^③虽然在几何学被产生出来、被提交给我们之前,我们不可能揭示意义的内涵和特征,但如果不是把几何学的源初意义当

作在先的前提预设下来,我们甚至都不能对后来几何学家的公理化行为加以识别和分离。

其次,“历史先天”还指的是源初意义的“客观性”,用胡塞尔的话来说,就是源初意义的明见性(evidence)。胡塞尔认为,几何学作为一种传统、作为“在这里实际上已经运行的精神活动”,虽然人们对于它的确定来源“一无所知或几乎一无所知”,“然而,在这种无知中,本质上永远存在一种隐含的知识、一种因此也需要加以阐明的知识,可它的明见性是不容置疑的”。^④也就是说,意义是某种具有特殊的“客观性”和“普遍性”的东西,因为“几何学上的存在并不是心理上的存在,它不是个人的东西在个人意识领域之中的存在;它是对‘任何人’(对现实的或可能的几何学家,或对任何懂得几何学的人)都客观地存在于此的存在”。^⑤但有一点必须清楚的是,这里所谓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并不是朴素唯物主义或近代实证主义所讲的“客观性”和“普遍性”,而是建立在胡塞尔现象学“意向性”意义基础之上的客观性和普遍性,是一种“观念的”普遍性和客观性。因而,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就《起源》中所论的观念的“普遍性”和“客观性”而言,晚期胡塞尔的思想是一种典型的“唯心主义”的意义观。当然,这一意义观还是有其具体的体现,那就是它与文字的记载有关。胡塞尔认为,正是由于文字的记载,才使得源初的意义之后具有了“客观性”和“普遍性”。在胡塞尔看来,虽然几何学的意义在“从其最初的个人之中的涌现(在这种涌现中,它表现为在第一个发明者的心灵意识空间中的构成物)”^⑥时并不具有客观性,但是,由于语言、尤其是书写的纪录,实现了几何学观念对象的客观化,观念性才走向“客观性”,从而使得“几何学从它的原创建时起就具有一种独特的超时间的存在、一种能为各个民族和各个时代的所有的人……所理解的存在;所有它的特殊形态也是这样。而且,不论是谁以预先被给予的形式为基础重新构造出来的任何形式都会立即呈现出同样的客观性”。^⑦

再次,源初意义的被创建性,或曰被建构性的特

①②④⑤⑥⑦ Edmund Husserl, *The Origin of Geometry*, 见 J. Derrida, *Edmund Husserl's Origin of Geometry: An Introduction* 附录,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9 pp 175, 158, 158, 160, 161, 160

③ J. Derrida, *Edmund Husserl's Origin of Geometry: An Introducti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9 p 49

征。胡塞尔认为，几何学的源初意义并非是自然而然的，而是由主体或人所创建的。尽管我们不知道这一源初的创建者究竟是何人，不管他是泰勒斯，或是其他什么人，但有一点却是肯定的，即从历史的角度看，几何学的源初意义是被建构出来的。因为，几何学的意义是在主体的直观指向它之后才存在的，所以，与几何学意义有关的主体行为在其中起着构造性和创造性的作用，正是主体的原初行为创建了几何学的观念对象性，从那以后，几何学就作为传统而存在了。因而，几何学“必然曾有过一个历史的开端，而且这种意义本身必然曾有过在创建行为中的起源：首先是作为筹划，然后是在成功的实施之中。”^①虽然，我们可以抛开几何学的起源的具体的创建者，但我们却必须肯定一点，即“既然所有的观念对象性都是通过具体的意识活动……而产生的，那么，所有的观念对象性必然具有历史，……即使我们根本不知道其确定的内容”。^②

其实，对于几何学意义的被建构的特性，并非仅仅为胡塞尔所指出，早在胡塞尔之前，康德就已经指出了这点，只不过因其二人所处角度的差异，胡塞尔看到了源初意义被创建过程中的历史性，而康德对此则视而不见，并且采取了更为直接的态度，这也是晚期胡塞尔与康德哲学的重要差异之处。细究起来，源初意义的被创建特性，还是与胡塞尔和康德对“先天”这一概念的不同把握有关。与胡塞尔一样，康德同样关注“先天可能性的历史维度以及真理的原初生成”，^③他也同样对造成数学的源初生成的具体某个人或主体不感兴趣。他认为“数学（尤其是还在埃及人那里时）长时期地停留在来回摸索之中，而这场变革要归功于一场革命，它是由个别人物在一次尝试中幸运的灵机一动而导致的，从那以来人们就不再迷失这条他们必须采取的道路，一门科学的可靠途径就为一切时代、且在无限的范围内被选定并被勾画出来。这一比发现绕过好望角的路途更为重要的多的思维方式革命……”。^④这里，与胡塞尔在《几何学的起源》中的态度一样，康德对数学领域内的这场“‘思维方式革命’的事实内容持同样的不关心态度，并将其中立化”。^⑤在他看来，即使我们对实际上“那第一个演证出等边三角形的人——‘不管他是泰勒斯还是任何其他’一无所知”，^⑥“第一次证明的意义仍然有可能以一种严格的方式得到把握”。^⑦

事实上，正如德里达所指出的，与胡塞尔不同的是，康德对把真理从一切经验事实中解放出来的

本质还原采取了“更加直截了当”的态度。在康德看来，“开端处的这种变化与其说创造了几何学，不如说把几何学释放出来……，因为几何学并不是由这位几何学家所创造的”，^⑧这位几何学家所进行的“建构”只不过是原先已经构造出来的概念进行说明和在经验的层面上展开而已。由于这一概念本身的性质——这种概念作为先天规定好的结构，它本身并不是由某一个主体的行为所建构的，因而它不可能具有历史，同时它也阻止了任何主体对它进行历史的研究。因此，在康德看来，如果说存在数学诞生的话，“那这也只不过是真理显现的外在环境……，而这一真理相对于任何事实主体来说总已被构造出来了”。^⑨由此，我们看到，康德虽然也肯定了数学源初意义的被创建中的“灵机一动”及其“先天”的特性，但随后康德就将数学的历史发展“经验化”了，并否认了其历史性。在这一点上，胡塞尔的观点却大为不同，胡塞尔认为这一源初的意义一旦被创建，它就具有其普遍性和自身的“内在的历史”特性，因而，也就可以为我们所回溯和追问。由此，源初意义的被创建性、普遍性和在先性，都是与几何学的源初意义的历史性密切相关的。如果离开了几何学的历史性，则无从谈论源初意义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因而，我们就不得不涉及到与源初意义相关的历史性问题。

二、源初意义的历史性

历史性问题是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通篇探讨的核心问题，也是胡塞尔形成其“历史先天”概念的重要来源。因而，在胡塞尔看来，问题的关键就转向了意义的传承、意义的历史性问题。换言之，“既然观念对象（意义）是真正原初和基本的，那么它们就有如何被识别和认出的问题”。^⑩因为“（几何学的）观念对象并不是由天国下降到尘世，观念对象是‘传

① Edmund Husserl, *The Origin of Geometry*, 见 J. Derrida, *Edmund Husserl's Origin of Geometry: An Introduction* 附录,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9 p. 159

②③⑤⑦⑧⑨ J. Derrida, *Edmund Husserl's Origin of Geometry: An Introducti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9 pp. 42, 39, 39, 39, 39-40, 41

④⑥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 版序，第 12、12 页。

⑩ John P. Leavery, "Preface", 见 J. Derrida, *Edmund Husserl's Origin of Geometry: An Introducti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9

统的对象’，它们拥有历史性作为其‘本质要素’之一。……可是，作为传统，观念对象在其传递过程中、在其向现在和将来的传送过程中，必然与沉淀相连（并且还将继续如此）”。^①也就是说，由主体创建的意义还有一个沉淀化的过程、还有可能被历史所掩盖或掩埋起来，因此，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几何学意义的传承在一般情况下何以可能的问题才能被人们所理解。

虽然就创建出来的意义而言，危险首先在于沉淀化过程。但是，胡塞尔认为，从原则上和合法性上来说，意义总是有可能被重新激活。他说：“这种‘消逝了的’过程和过去并没有变成虚无，它们可以再度被唤醒……，回溯地转变成相应的主动性……（因为这是）每一个作为语言存在的人源初所固有的重新激活的能力”。^②他说：“如果正是源初明见的创建，作为对其意向的纯粹充实，才构成了被恢复之物（被重新回忆起的东西），那么，实际创建的主动性便必然表现为与过去的主动的再回忆相一致，与此同时，同一性的明见性也在源初的‘一致’中显现出来：现在源初地得到实现的东西与此前明见地存在过的东西是同一个东西。相应地，对构成物进行任意重复的能力也通过重复的链条而奠基于一性性的明见性之中。”^③

但是，对于像几何学这样的科学——它作为等级观念性的建构，作为系统的、无限增长的建构，从其具有的惊人的增长这一方面来看，它的可重新激活的权能又当如何呢？当每一个研究者“重新开始他的现实的研究工作时，他必须首先穿越整个巨大的奠基性链条，直至原前提，并且现实地重新激活这个总体性吗？……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一门像我们现代几何学这样的科学就是绝对不可能的。”^④因而，为了不让几何学坠落到丧失意义的传统之中，几何学意义的可重新激活的权能必须能够被传递，可是，随着几何学越来越远离开端，随着几何学家“公理化”行为的积累，几何学源初意义传递的机会就会越来越减小，直至有一天，这种权能突然消失了。“很遗憾，这正是我们的状况，这正是全部近代的状况。”^⑤于是，“回溯性地追问便成为当务之急，这种追问将会为了我们并通过我们把科学唤醒到它的源初含义之上，也就是说，像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唤醒到它的最终含义之上。”^⑥

这里，胡塞尔使用了一个很日常的概念——“回问”（Rückfrage），但是它却具有一种非同寻常的含

义。因为“回问”也就是把科学当作文化传统和形式来考察它的历史性，“因此，所有在科学之内所做的阐明，所有向最初的公理及源初的明见性和奠基性概念的回溯同时都是一种‘历史的揭示’”，^⑦本质上都是一种历史（ein Historisches）行为。此外，“回问”还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因素，也就是说，如果几何学的源初意义本质上不是某种具有“普遍性”和“客观性”的、在传递过程中的永远有效之物，那么回溯性的追问是无法实施的。因为，“‘就像黄金流转的历史并不奠定黄金的价值一样’，任何历史也不可能提供这种流通的含义”，^⑧也就是说，传递本身并不能提供处于传递过程中的源初意义，甚至恰好相反，几何学之所以有历史正是以源初意义的存在作为前提的，正是几何学源初意义的存在使得对历史事实的悬置和还原成为可能，从而打开了意义内在的历史空间，“……使我们有可能理解真理的传承在一般意义上何以可能。……总而言之，对胡塞尔来说头等重要的事情一方面是操作即重新激活本身，因为它能够打开被遮蔽的历史领域，另一方面是这一领域本身的性质（也就是意义本身的性质——其‘普遍性’和‘客观性’），因为它为某种重新激活的行为提供了可能。”^⑨这里，显示了胡塞尔对历史主义和客观主义批判的一致性：首先，必须对事实的历史进行还原，以便尊重意义的独立性并使之显现出来；然后，在所有历史主义的混淆得到避免之后，必须对意义本身的原初历史性进行还原。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这种双重还原的相互作用，历史性的现象学以及随之而来的全部现象学都是徒劳的”。^⑩所以，胡塞尔总结说：“我们现在也可以说，历史从一开始就不过是源初的意义构成（Sinnbildung）和意义沉淀之间的相互交织和相互蕴涵的（des Miteinander und Ineinander）活生生的运动。”^⑪

① John P. Leavery, "Preface", 见 J. Derrida, Edmund Husserl's Origin of Geometry: An Introducti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9

②③④⑤⑥⑦ Edmund Husserl, The Origin of Geometry, 见 J. Derrida, Edmund Husserl's Origin of Geometry: An Introduction 附录,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9 pp 164, 163, 166, 169, 174

⑧⑨⑩⑪ J. Derrida, Edmund Husserl's Origin of Geometry: An Introducti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9 pp 107, 108, 51, 51, 51

三、生活世界：“历史先天”的基础

源初意义的“客观性”保证了几何学意义回溯的可能性；源初意义的历史性，保证了几何学意义回溯的现实性。如果沿着这条历史性传递的链条向前回溯，那么，最终我们必然回到任何经验历史的不可还原的形式、一切历史性的基础——“历史先天”。在这里，世界的最彻底的统一性被表现出来。

胡塞尔认为，“不管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对现实的历史一无所知，但我们总先天地知道，所有文化的当下（present），因而也包括所有科学的当下（present），在其总体性中都涵蕴着过去的总体性。”^①也就是说，“被理解为总体性的当下文化之整体‘涵蕴着’处于不确定的普遍性之中但在结构上又处于确定性的普遍性之中的过去文化之整体。……这种整体的连续性是直至当下的传承过程的统一性……”^②

这种最彻底的统一性到底是什么呢？胡塞尔指出，这种不停地进行着总体化的统一性“是一种不确定的普遍性，可它具有一种原则上的结构、一种能够从已经表明东西出发进行更为广泛的解释的结构，在这种结构中，对实际的具体现实所进行的任何研究和规定的可能性也都得到奠基和‘蕴涵’。”^③——“如果我们正确地询问它，我们就会被它引回到普遍的‘历史先天’”。^④从逻辑上说，所有具体的历史研究都应该标明它对这种绝对根本的“历史先天”的或多或少的依赖，“只有（在对这种先天的揭示中），超越一切历史事实性、一切历史的环境、民族、时代和人类的科学才是可能的；只有这样，科学才能作为永恒真理（aeterna veritas）而出现。那种有保障的、从暂时被抽空了的科学明见性出发向原明见性进行回溯地追问的能力所依靠的恰恰是这个基础。”^⑤

那么，如何理解这种历史的普遍先天呢？事实上，在胡塞尔看来，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先天，一个是逻辑学和客观科学的先天，另一个就是生活世界的先天。生活世界作为前对象领域，拥有一种普遍的、无条件的先天结构，逻辑学和客观科学的先天植根于并奠基于生活世界的先天之中，虽然，近代，由于我们的“疏忽”，忽视了后者对前者的奠基关系。

与此相对应，也就存在着两个不同的世界，一个

是科学—逻辑的世界，另一个就是他所谓的生活世界。就这两个世界相比较，后者不但不低于前者，相反，它还构成了科学—逻辑世界的前提和基础。因而，只有生活世界才能解决不同主体之间的沟通和理解问题，即他所谓的交互主体性问题（intersubjectivity），并在人们之中达成共识，构成人们理解的视域（horizon）。

前科学的生活世界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呢？胡塞尔指出，生活世界是“在一切科学之前总是已经能够达到的世界，以至科学本身只有从生活世界的变化（在理念化的意义上）才能理解”。^⑥换言之，“生活世界是一个始终在先被给予的、始终在先存在着的有效世界，但不是出于某种意图、某种课题，不是根据某个普遍的目的而有效的。任何目的都以生活世界为前提，就连那种企图在科学真实性中认识生活世界的普遍目的也以生活世界为前提。”^⑦也就是说，生活世界是一个原初自明的、为客观科学奠基性的世界，我们所有对客观科学的探讨都必须以生活世界本身的存在为前提。

但是，“尽管客观科学以这个在先被给予、而后才接受科学的事业的生活世界为前提，这个生活世界却不是科学的研究课题”。^⑧也就是说，生活世界是一个非课题性的世界。“生活世界是‘现实具体的周围世界’，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真正的实在，是总是在先被给予我们的，在先此在着的，所有的（包括理论和理论外的）实践的基地和边域”。^⑨作为这种“基地和边域”，它尽管始终被意识到，但它本身并不是我们注意和思索的对象，“因为我们的生活在课题上被束缚于我们当时或暂时或持续的目的之中，这些目的在生活世界之内构造它们自己的抽象‘世界’，‘一般说来，还没有任何机缘使我们把生活世界当作一个普遍明确的课题’”。^⑩

①④ J. Derrida, *Edmund Husserl's Origin of Geometry: An Introducti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9 pp 108—109, 109

②③⑤ Edmund Husserl, *The Origin of Geometry*, 见 J. Derrida, *Edmund Husserl's Origin of Geometry: An Introduction* 附录,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9 pp 173, 173, 179

⑥ 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王炳文译，商务印书馆 2001 年版，编者导言，第 7 页。

⑦⑧⑨⑩ 伊索·耿宁（Iso Kern）：《论胡塞尔的“生活世界”》，倪梁康译，中国现象学网。

而“相对于科学的客观世界而言，生活世界是‘始终在相对性的不停运动中为我的存在者的总体’，这是被直观地经验的事物的世界，这些被直观经验的事物是既与经验的主体性、也与日常生活中的我们的集团，即具有通常感觉和通常互相理解力的人的集团有关的。”^①也就是说，生活世界是一个直观的、主观的世界。生活世界是“原初明证性的王国，……是原则上可直观到的事物的总体”，^②“直观”在这里意味着日常的、伸手可及的、非抽象的。但是，正因为生活世界是一个直观的世界，所以它又具有对不同主体而言的主观性。“我们可以把这个特征称之为‘生活世界’的视域特征，即生活世界随个体自我主观视域的运动而发生变化”。^③但是，尽管生活世界带有主观相对的特征，尽管客观科学超越了直观的、主观的生活世界，但生活世界的主观性始终是科学世界客观性的最终根据，客观的科学世界只能在回溯到生活世界的主观性时，才具有它的真理。“科学家在生活世界中经验到的理论的实践以及这个实践的工具始终是永久的意义基础：‘主观相对之物的作用并不在于引导人们走向非相对，而是为所有客观证明最终提供理论、逻辑存在意义的论证，即它是作为明证性的起源、证明的起源而起作用的。’”^④

因此，不可否认，从历史来看，对客观科学（以几何学为例）的起源进行反思、将科学世界课题化，能够把握生活世界的本质，从而了解“作为自然生活之基础有效性的世界以及自然生活的所有意图和财富是什么，并且与此相关，自然生活和它的主体性最终是什么，也就是纯粹作为主体性，作为有效性而发挥着作用的主体性最终是什么。”^⑤而我们“把握了生活世界的本质，也就意味着把握了近代科学的最终基础”。^⑥

结语：走向历史理性

源初意义的“客观性”存在及其“历史性”，源初意义的生活世界的基础性，都构成了理解胡塞尔“历史先天”概念不可或缺的内容。但如果仅仅停留于此，那么，我们仍看不出胡塞尔的“历史先天”概念超越康德“先天”概念的突出之处。通观《起

源》一书，我们发现，使胡塞尔区别于康德先天概念的关键是他将“历史先天”与“历史理性”联系起来，从而使“历史先天”和“历史理性”的概念构成了其历史现象学的核心。因而，对“历史先天”的理解和把握，离不开对胡塞尔的“理性”或“历史理性”的探讨。

那么，何谓胡塞尔的“历史理性”概念？它是如何与“历史先天”概念联系起来的呢？为此，我们首先必须了解胡塞尔的“理性”概念的基本含义。在胡塞尔看来，现象学的理性其实是主体的一种能力，也即人的主体性的体现，具体而言，也就是主体进行“意向”或“现象学还原”的能力。更进一步说，这一能力具体体现为主体的某种“先天”的本质解构，而这一本质解构，是理解和把握“历史先天”的关键因素。胡塞尔说：“理性不是任何偶然事实上的权能，也不是关于可能的偶然事实的名称，毋宁说，它是关于超越论主体性一般的一种普遍的、本质的结构形式的名称”。^⑦对于胡塞尔对理性的这一规定，德里达在其《引论》中，将之说得更为明白，他说：“如果理性不外是超越论的本我与超越论的我们的本质结构，那么它像超越论的本我与我们一样完全是历史的。反过来，历史性本身完全是理性的。……把理性与历史彼此连接起来的存在是‘含义’。”^⑧

这里，无论是胡塞尔对理性的基本规定，还是德里达对之的评论，有一点已经非常清楚了，即胡塞尔的理性就是人的某种本质结构，但这一结构本身同样是历史性的。也就是说，正是人这一主体所具有的这一具有历史性的先天的本质结构，才使得源初意义的创造和建构成为可能，并使得对源初意义的回溯或追

①④ 伊索·耿宁 (Iso Kern):《论胡塞尔的“生活世界”》，倪梁康译，中国现象学网。

②③⑥ 倪梁康：《现象学及其效应——胡塞尔与当代德国哲学》，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32、132、137页。

⑤ 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转引自倪梁康《现象学及其效应——胡塞尔与当代德国哲学》，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37页。

⑦ 胡塞尔：《笛卡尔式的沉思》，张廷国译，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版，第77页。

⑧ J. Derrida, Edmund Husserl's Origin of Geometry: An Introducti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9 p 145

溯成为可能，并最终使得“历史先天”的存在成为可能，并使之与康德的“先天”区分开来。由此，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推论：理性，或曰历史理性，是使“历史先天”成为可能的前提。即无论是就“历史先天”的在先性、客观普遍性，还是历史性的特征而言，它都是建立在人的理性或历史理性的基础之上的。因为“历史先天”的上述特性是与《起源》中的源初意义密切相关的，甚至可以说，正是由于源初意义的在先性、客观性和历史性特征，才使得“历史先天”成为可能。因而，无论从源初意义的产生及其回溯来看，它都是建立在历史理性的基础之上的；而源初意义的产生及其起源的可追溯性，乃是由于作为主体的人所具有的一种普遍性的能力，一种历史的“普遍的、本质的结构”；进而，这一“本质结构”在后期胡塞尔的现象学中就转化为人的“互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y）。当然，有关“互主体性”问题并不是我们这里论述的重点，我们不再详论。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只有从理性的本质结构，以及“互主体性”的视角出发，才能真正把握胡塞尔的“历史先天”范畴及其特征。如此，“历史先天”就与历史理性之间产生了密切的内在关联。理性或历史理性不仅成为理解胡塞尔《起源》中的源初意义的核心，也是理解和把握“历史先天”概念的关键，因为只有从理性或历史理性出发，才能更好地阐释源初意义和“历史先天”等重要范畴的意义和特征，同

时，历史理性还构成了后期胡塞尔现象学的最高问题。正因为如此，胡塞尔给予了历史理性以至高的地位，并将现象学的所有问题，包括“历史先天”的问题，都归结为历史理性的目的论问题。在《起源》的结尾处，胡塞尔最终还是回归到历史理性的普遍目的论问题。他说：“如果通常的事实历史学一般，……归根到底还有某种意义的话，那么，这种意义只能奠基在我们在这里可以称之为内在历史的东西之中，而且作为这样的东西，奠基在普遍的历史先天之中。这一意义必然进一步导向我们曾表明的最高问题，即理性的普遍目的论问题。”^①因而，具有普遍目的论的“历史理性”就成为胡塞尔的《起源》及其“历史先天”范畴的最终目标和理论归宿。而这一回答也构成了我们对《起源》和“历史先天”范畴的解读。

本文作者：张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2006级博士研究生；孔明安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哲学动态》编辑部副编审
责任编辑：周勤勤

^① Edmund Husserl, *The Origin of Geometry*, 见 J. Derrida, *Edmund Husserl's Origin of Geometry: An Introduction* 附录,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9 p. 180

On “Historical a Priori”

——Reading of Husserl's *Origin of Geometry*

Zhang Mei Kong Mingan

Abstract: “Historical a Priori” is the core concept of Husserl's *Origin of Geometry* concerned with the issue of objectivity and universality of the meaning as well as its historicity and living world. Besides that, “Historical a Priori” is closely related with the historical reason. Whether in terms of objectivity, universality or historicity of “Historical a Priori”, the concept of “Historical a Priori” is based on the human reason or historical reason. On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ssential structure of reason and inter-subjectivity, can we truly grasp the category and characteristics of Husserl's “Historical a Priori”. Therefore, reason or historical reason is not only the core to understand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Origin of Geometry*, but also the key to grasp the concept of “Historical a Priori”.

Key words: “Historical a Priori”; objectivity; historicity; living world; historical reason